

# 虫鸣唤秋凉

冯强

虫鸣声声,秋来矣。

蟋蟀是鸣虫主力军,被爱虫者视为“秋虫推尔杰”,颇有“此物最相思”之意。年年赞赏,然而,今年夏秋之交过于炎热,整日处于空调中,第一声虫鸣起于何日,竟被忽略了。

上海的金山、浦东、七宝等地,都曾盛产蟋蟀,如今,虽难比当年,但旧痕尚在。往年知秋之时,虫鸣四起,习习秋风来了,硕大的北方西瓜来了,我们金山的阳光也开始退烧了。那时,从田间到小巷,从草丛到树林,哪怕在石头缝里,都有它们的美妙歌声。我的不少朋友从小就喜欢听蟋蟀鸣叫,有的甚至把它比作肖邦钢琴曲,我则以为它们是在歌颂壮阔田野,或是在窗

下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。

有高人说:“蟀单雄求偶时频率均匀的鸣声,称之为雄;在求爱时发出低沉、优雅悦耳的叫声,称为弹琴;遇敌时展翅高频率尖急鸣声,谓之示威;格斗取胜后发出洪亮激昂的叫声,称为凯歌。”即使是帅气、好斗的蟋蟀,也要用鸣声来表达自己的激情;而再落魄、失败的蟋蟀,也不会停止用鸣声向三妹子献殷勤。每到秋鸣兴起,我总要循声,去细细聆听草丛里的浅唱低吟,想象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,不管是书带草、狼尾巴草,总有一管蟋蟀草是舞台的标志。那些平日尘土飞扬的工地,此刻也歌声频频,老练、抑扬顿挫,变化极多的旋律,就这样淙淙而来,汹涌而去。

这时,金山小河边的灌木丛和昨日硕果累累的桃园,都成了回荡歌声的舞台。

遥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数不清多少次“奔赴”人民广场蟋蟀市场,大多是为欣赏那些勇猛善斗的蟋蟀,随后为看到一场精彩的打斗而眉飞色舞。弄堂里,老老少少的爱好者,也常常为一场接一场的蟋蟀之战,而废寝忘食。后来,改往江阴路花鸟市场,那些精美的蟋蟀盆和用红木、象牙雕琢的鸣虫盒,它们的精致,令人难以忘怀。时下,欣赏蟋蟀虽已“曲高和寡”,偶尔漫步灵石路上岚灵花鸟市场,在这市区最大的蟋蟀交易市场闲逛一番,仍能重温儿时的迷恋。而今,更在意倾听,倾听来自各地秋虫不同的鸣声,

或圆润、高亢、沙哑,或有金属之声,或有裂帛之烈……由此,居然能放松“秋老虎”逼人的窘迫,真是妙不可言啊。

据传,金山曾出琥珀青、白牙青、白阔翅等名蟋,虽未曾见识,却平添几分第二故乡之情。《诗经》说:“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说的也是对家乡蟋蟀之鸣的感受。这样的感受,常常在脑海中回旋。

雕虫小技,蕴含博大精深。由此想见,总有一种千年不息的传承,与自己有关。此时此刻,窗前的蟋蟀伴着三妹子在欢唱,或许,还会有一场激烈的争夺之战出现?静心倾听蟋蟀声声,“天凉好个秋”近了。



瓜果丰收 (漫画) 朱平

宅居小区日久,心已信马由缰。不去街市的商肆轧闹猛,不乘车去久违的公园赏花树,骑一辆单车,我去人影稀少的郊野看绿意葱茏,观河水静流。

慢悠悠地骑行,扑棱棱地思想——蓬勃的春夏真美,外面的世界真好!
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。看到绿树花开,草地丰茂,走走蜿蜒小径,看看花开鸟飞……

“行到水穷处”。遇见小河弯弯,岸柳依依,驻足观垂钓淡定,凝眸追碧水微澜……

忽然,我被坡岸一大片淡蓝色花草吸引,蓝色花底蓝中还绽放着些许白色小花,蓝白相间,娇小玲珑,它们随风摇曳轻舞——啊,是鼠尾草!

它们约40至70厘米高,参差差、直直挺挺、挤挤挨挨地麇集着,汇成一片梦幻的蓝色。

我国古代诗词里有很多吟咏四季花的,如梅花、樱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海棠花……不胜枚举。可是花开蓝色或蓝紫色,身影纤娇挺直,花簇幻丽曼妙的鼠尾草,却难见古人歌咏流传。这样不受待见,是不是因为这丑俗的“鼠尾”名?纤细挑尖的鼠尾草形象,确实有点像老鼠尾巴。

我喜欢鼠尾草的漂亮,更喜欢它的花语:热爱家庭、富有正义感和英雄情结。

鼠尾草与薰衣草长得有些相

像,它们都是芳香植物,且两者花期皆长而相近(鼠尾草花期一般是每年的6至9月)。蓝花鼠尾草与薰衣草更是容易混淆。作为普通赏花人,我们不需探究两者的所有差别,没有这样必要。在夏日芳华里,鼠尾草与薰衣草的通俗直观区别是:薰衣草身形像仪态丰腴的杨玉环,鼠尾草则是纤瘦骨感的赵飞燕,是为花草世界里环肥燕瘦的两美人;若用乐嘴闲食的形状来比喻:薰衣草密集的花簇,像是竹杆前端插上了一根清香的甜玉米,鼠尾草序排的花朵,如是长长竹杆上串满了一串焦香的羊肉串。鼠尾草与薰衣草的叶子也有明显差异:薰衣草的叶片多数为条形或者是披针形状,而蓝花鼠尾草的叶子接近椭圆形甚至是三角形。此外,薰衣草是多年生植物,鼠尾草则是一年生植物。

以前,我只在影视屏幕上看见过鼠尾草,还有在书籍里看过对其介绍,今天这样零距离地流连在一大片鼠尾草的花海中是第一次。瞬间,我的心荡漾在蓝色的梦幻里——“你要去斯卡布罗集市吗/那里有欧芹、鼠尾草、迷迭草和百里香/代我问候那儿的一位姑娘/她曾是我心上的人。”

哦,我已遐情于遥远而古老的斯卡布罗集市,因为这一片美丽的鼠尾草……

## 鼠尾草

周云海



## 金山潮

乡村风光 陈志军

## 沙漠花园

徐建国

这个世界上,永远有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,也有平凡人,正如魏晋诗人左思在《咏史》诗中所写的那样:“郁郁涧底松,离离山上苗。以彼径寸茎,荫此百尺条。”因为这是“地势使之然”,而且“由来非一朝”。

在澳大利亚的西南部,有一块面积很小的沙漠,那里常年雨水稀少、干旱异常。在这生存条件异常困难的地方,却生长着3600多种植物,且大多枝叶艳丽,它们开出的花朵都能分泌出超乎想象的大量花蜜。这种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一位植物学家的注意,他经过30多年的考察研究,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。

原来,这块沙漠土壤的主要成分是没有养分的石英,只有对水分和养分要求极低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存;而且这里昆虫和鸟类极其稀少,只有开出最大、最艳丽的花朵,分泌出最多的花蜜,才能吸引潜在的授粉者的注意,从而完成植物的繁衍。

于是,经过千百年的修炼,这块

本应寸草不生的沙漠,却成了一座艳丽异常的花园。春天到来之时,各种灌木的枝头,顶着颜色各异的艳丽花朵,在烈日与金沙的映衬下,美丽得惊心动魄,散发出浓郁的香气,逗引来蜂飞和蝶舞。

有一次,我听到一个小学教师讲述了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,并深为这个小学生和他的家长点赞:与一些初进小学的孩子不同,这孩子做事、学习特别认真,处处像个“小大人”。这样的孩子,家长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?这名教师便在课间休息时与这个学生聊天。这位孩子说:妈妈说,我们必须学得比上海的学生好,才能考上上海的大学。

我也曾经在一次偶然的会里认识了一个收垃圾的外地人,他矮小瘦弱,不识字,单身抚养着一个幼小的孩子。为了不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,他在孩子在上小学一年级时,就全托在一位退休老师的家里,

让老师辅导作业。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:我是收垃圾的,苦、累、脏,为了让我的儿子将来不收垃圾,我再苦、再累、再脏,也要把孩子托出去。

为了增加收入,他不仅挨家挨户去收垃圾,而且为工业园区的单位免费打扫卫生,这些单位就将垃圾无偿地赠送给他。开始,他住的是自己搭的窝棚,经过十几年的拼搏,他不仅支付了儿子数年的托教费,还在邻近的嘉善买了两套房子。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,他为儿子真的是“为之计之远”啊!

条件不如人不可怕,可怕的是因此而趴下、躺平。在改革开放的今天,不管你原来的条件怎样的困窘、不管你正在正遭受着怎样的困顿,只要你决心改变,只要你足够努力,“面包”一定会有的。当然,如果你是一个一出生便含着“金汤匙”的人,更应该珍惜你已经拥有的优越条件,不断努力,那么“七叶珥汉貂”,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

## 海渔小诗

### 灯火汹涌

高文斌

渔人的风浪  
依次入港  
某条古船和渔具之下  
仍闪烁着王者的光

拥有了一个山头  
一枚跳跳鱼  
找到了一泓爱的水洼

远方的客人  
落在金山嘴渔村  
就像,一只蟹

面朝金山  
波浪驮着夕阳  
面朝大海  
灯火一再汹涌

### 湖心唱晚

田子厚

摘一簇新绿  
垂几缕情丝  
看曾经有过多少往事

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大  
静坐沉思之地却日见稀少  
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  
令人心冷之事却纷至踏来  
来渔村品绿,入悠莲采风  
温良世界,心花渐开

透一池碧水  
搅无数心涟  
叹舞榭歌台空驻清秋